



□ 12
3324
1



1212
門 口 12
號 3324
卷 1

西河合集

卯
書
古
金
鑑

嘉慶辛未學圃重刊

昭和十八年
七月十一日
購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四書改錯序目

舊正事有東陽王崇炳虎文氏序茲不錄入

蘭溪唐彪曰四書與羣書相貫通且聖道聖學盡存是書倘於此有錯而不之知無庸讀書矣先生老不事筆札每以未註四書為憾門生兒子善承意輯先生經集與講錄之及四書者作四書正事八卷正其釋事之有錯者已行世再期月矣顧陸續補綴似失紀要先生於伏床時更為整理使兄孫知書者增損移易分三十二門部計四百五十一條合二十二卷名曰改錯雖仍未正義然而義亦多可見焉人雖耑

四書改錯序目



愚鮮有口不辨菽麥目不識布與帛者乃日食糠粃而認爲稻日衣莆蔴藁蒯而甘被之以絲紵之名雖日積習使然然其錮蔽之中人亦已深矣今有人焉一旦起而喚醒之曰此錯也而隨爲改之豈不甚快顧知錯難改錯尤不易惟知不錯者始能知錯惟知千百書之不錯而後能改一書之錯則其所云偃規矩而改錯者先生豈自謂哉夫亦時俗工巧其勿任私智而好附會焉則是書有厚望已

西河經集目

大學證文四卷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大學問一卷

中庸說五卷

論語稽求篇七卷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

逸講箋三卷

聖門釋非錄五卷

四書索解四卷

講錄講餘錄八卷

經問十八卷補二卷

仲氏易三十卷

推易始末四卷

易小帖五卷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太極圖說遺議二卷

古文尚書寃詞八卷

尚書廣聽錄五卷

舜典補亡一卷

國風省篇一卷

毛詩寫官記四卷

詩札二卷

偽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大小宗通釋一卷

廟制折衷二卷 婚禮辨正一卷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喪禮吾說篇十卷

辨定嘉靖大禮議二卷 周禮問二卷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竟山樂錄四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 明堂問一卷

學校問一卷 郊社禘祫問一卷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是書引據他書極博茲不勝載惟正事原本多輯經集為主而望一漏萬易起攻難故將經集引據及者亦不概錄

西河合集

四書改錯目

卷一 共二十八條

八錯 公叔文子 柳下惠

子西 孟施舍 曹交

桓公 子糾 子禽 南宮适

南宮敬叔 方叔武陽襄 箕子 左邱明

仲弓之父 孟之反 告子 放勳 虞仲

吳孟子 子桑伯子 孟之反 費惠公 曾皙

朱張 白圭 滑釐 宋輕 曾皙

慎子 申詳 癰疽

四書改錯目



盜跖 蹠

卷二 共二十條

〔天類錯〕

北辰

〔地類錯〕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華嶽

舉於海

東夷之人也

駢邑三百

〔物類錯〕

匏瓜

棠棣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

卷三 共二十二條

〔官師錯〕

世祿

天 千歲之日至

禹疏九河

子畏于匡

宿於晝

丘隅

轉附朝舞

蒲盧

苗而不秀

麋而兩馬之力

士無世官

百乘之家

太宰 陽貨大夫

孔子為魯司寇

下大夫上大夫

委吏乘田

椽匠輪輿

周公使管叔監殷

忠信重祿

蓋大夫 齊卿之位

割烹要湯

卷四 共二十二條

〔朝廟錯〕

復其位

吉月必朝服而朝

厚往而薄來

宗廟饗之

山節藻梲

裸將于京

告朔之餼羊

益掌火

羿 子華使齊

臣大夫 來百工則財用足

校人 既廩

既廩 甯武子

為諸侯憂

朝聘 冉子退朝

冉子退朝

拜下 朝廷不歷位二句

朝廟 祖廟

明堂 上祀先公

瑚璉

宗器
邑里錯
都
五畝之宅
置郵

駢邑三百
郭
關市

卷五 共二十一條

宮室錯
自牖執其手
索綯
諒陰
穿窬
夫子之墻數仞
器用錯
殿之輅
觚
韞匱
正立執綬
蓀

三歸
山節藻梲
廡焚
不日成之
居蔡
掘井九仞
湯之盤
大車小車
徒杠輿梁
藁裡
宗器
瑚璉

卷六 共二十一條

衣服錯
衽
君子不以紺緌飾
麻冕
周之冕
明衣
齊疏之服
飲食錯
割不正不食
嗜秦人之炙二句
放飯
人莫不飲食節

韞袍
章甫
設裳衣
黻冕
當暑袵絺綌節
寢衣
敝蹠
不時不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冬日則飲湯二句
薦其時食

卷七 共九條

井田錯
夏貢商助周徹
學校錯
郊社錯

一夫百畝
餘夫
校序庠
郊社之禮

變置社稷
禘嘗之義

問社

卷八 共十六條

禮樂錯射不主皮
送往迎來
疾君視之東首
孔子謂季氏
先薄正祭器二句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然後樂正二句
浴乎沂

宗國繪事後素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三家者以雍敵
獵較成於樂
八佾朝服而立於阼階

卷九 共十九條

喪祭錯定為三年之喪

期之喪為期之喪

請數月之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
宗廟饗之
所以序昭穆也
序事
燕毛
雍徹

公行子有子之喪
諒陰禮朝廷不歷位二句
薦其時食
序爵
旅酬
非其鬼而祭之
禘將于京

卷十 共二十六條

故事錯上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昔者
必得其壽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大師摯適齊
武王是也
亂臣十人
關雎樂而不淫
周公使管叔監殷
王者迹熄

舜五十而慕
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
羿善射弄盪舟
紂去武丁未久
泰伯三以天下讓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有婦人焉
八士
五霸
桓公九合諸侯

甯武子
子產君子道四
廣公之斯
遠伯玉邦無道二句
百里奚食牛要秦穆公
孫叔敖
季文子三思
甯武子二
卷十一 共十七條

故事錯下
公山弗擾以費叛
三桓之子孫
四世

佛肸召
夫子為衛君
子畏于匡
顏淵後子在回何敢死

有私淑艾者
傷廉傷惠傷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
見孔子

子路無宿諾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南辱於楚

齊人伐燕
齊人將築薛
宋小國也
齊人伐燕

卷十二 共十四條

典制錯
千乘之國
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

若合符節

刑政錯

使民以時
徒枉與梁
必不得已而去至去兵
敬事而信三句

片言折獄
肆諸市朝
敬事而信
辟草萊任土地

卷十三 共十七條

記述錯

論語學而篇
憲問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在其位至思不出其位
禮之用二節
德行節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作者七人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至合
外內之道也故至誠
無息至無為而成
子曰吾說夏禮節王

句讀錯
揖讓而升下而飲
書云孝乎惟孝三句
懷其實而迷其邦二段

四書改錯目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聞文王作興

卷十四 共二十二條

引書錯

後我后后來其蘇

後我

仲弓問子桑伯子

衛君待子

后后來其無罰

蘧伯玉寡過

不得罪于巨室

墨之治喪

堯典

神農之言

據書錯

學文

五達道

關雎之亂

質勝文則野二句

書同文

朝聘

凱風

千乘之國

拜下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卷十五 共三十三條

食夫稻衣夫錦

改經錯

五十以學易

蒲廬

瓜祭

臣始至於境二句

三月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雖少

三年學不至於穀

子路曰

棠棣

黻冕

仁也者人也章

民無德而稱焉

改註錯

宿于晝

傳不習乎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射不主皮

時日曷喪

由也彥

自牖執其手

東牲載書

喪致乎哀而止

以費叛

為諸侯憂

今之學者為人

語之而不惰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

見善如不及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卷十六 共二十三條

夫子温良

自造典禮錯

徹

子見南子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下而飲

信近於義章

吾與女弗如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

斯民也節

合下節

是故君子尊德性節

夫志至焉氣次焉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卷十七 共二十九條

添補經文錯

無違

大學之道

詩三百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正名

仕者世祿

五畝之宅

巧言令色鮮矣仁

蓋有之矣

士而懷居

民可使由之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或生而知之節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學問之道無他節

賢賢易色

吾必謂之學矣

譬如北辰二句

不知為不知

事君數

我未之見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為之難

以直報怨

當仁不讓於師

末

日三省

人不足與適也二句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是以論其世也

卷十八 共二十九條

小誥大誥錯上

雅言

夫子矢之

善人

克己

作巫醫

繪事後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節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文猶質也節

內省不疚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

其揆一也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子欲手援天下乎

故時措之宜也

學

執御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有天下而不與焉

天下歸仁

為周南召南

壹是期月守水信無分于東西二句
楚之禱机折枝
雖萬鎰
吾十有五二節
六十而耳順二節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蹙頞
孝弟也者二句
四十而不惑二節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哀公問弟子章

卷十九 共十二條

小誥大誥錯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所謂誠其意節
率性之謂道
不睹合下節
誠者物之終始節
操則存舍則亡節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致知在格物
天命之謂性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誠者自成也節
仁義禮智根於心

卷二十 共二十三條

既抑聖門錯上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憲問耻章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樊遲請學稼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棘子成章
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節
季氏富於周公章
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季氏使閔子騫章
樊遲問知章
司馬牛問仁章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
賜也何如節
子貢問士章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
子貢問為仁章
天何言哉節
過猶不及
非才之罪也

既抑聖門錯下

侍坐章

四書攷錯目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子路使門人為臣章

卷二十一 共二十四條

子路曰子行三軍節	今之成人何必然節
請益曰無倦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子曰聽訟章	子路問事君章
子堂乎張也章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子張問士章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政章	子夏之門人章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問孝子夏問孝
子夏曰賢賢易色節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
儒章	子夏曰商聞之矣二節
子夏為莒父宰章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節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可以取可以無取節
吾黨之小子狂簡	

卷二十二

附錄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又晚晴稿
陳元龍廣陵較
張希良石虹較

四書改錯

四書無一不錯謂四書五經為六經錯也古六經
即六藝經解稱六教漢志稱六學皆以詩書禮易
春秋加樂為六並非四書以舊時無四書也
謂四書為四書經錯也四書四件書也分言之則
大中稱大經論語稱兼經亦稱小經孟子則但為
論語所兼而不自立為經科若合為四書則直書

四書改錯

而已故元朝以書問二道經問一道明作分別且特造八此文名曰書義可驗也

謂四書為四子書錯也孔孟固二子史記謂子思作中庸亦是一子若大學誰作朱氏自分經傳謂經是曾子述孔子之言傳是門人記曾子之意則已不專屬曾子書矣至或問曾子作大學朱氏又言或古昔先民有之未必曾子則安可據耶若鄭氏禮註孔鮒孔叢子並云大學中庸皆子思所作此或可據然亦三子書非四子書也

謂大中本禮記中文程氏朱氏始專行之錯也大
學本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中庸第三十一
然早已專行漢志有中庸說二篇隋志有梁武帝
中庸講義唐人有大學專本即宋仁宗朝亦曾以
大學專本賜及第進士皆程朱以前事也

謂程氏朱氏始合併四書而命以名錯也四書合
併于北宋至南宋初胡安國輩已早舉其名然並
不云合自程氏若朱氏則在寧宗朝雖有開偽學
禁稱朱熹四書然但舉舊名且朱氏作註亦不合
稱四書如大中稱章句論孟稱集註至元朝用以
取士雖總用朱本然仍曰書義用朱熹章句集註

卷一
二書竝不溷稱四書註可驗也

謂宋曾以四書取士錯也宋初以九經取士間及論語至元祐變法有論孟義然是時以詩禮周禮春秋左傳爲大經周易公穀儀禮爲中經論孟竝不在經科卽朱熹選舉私議亦但言諸經科中皆當兼論孟問義則終宋之世但兼及之未嘗有專科之事且第兼論孟不及大中以是時大中止禮記本而未嘗有增收移換如今世所行之本惟元延祐年始開科取士一變舊法以四書爲書易詩書禮春秋爲經而去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爾雅孝

經等于不用且限四書五經傳竝用宋人經註立于學官而前儒經註一槩不問惟禮記則元時尚用鄭註而入明而復以宋陳灝註易之而于是諸經諸傳俱蕩然矣此實漢唐宋後一大變法也謂四書文爲帖括錯也隋唐至宋其試士有帖經一法取所習經本掩其兩端中間留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而使之括之十帖括其五以上卽謂之通此記經之法今無是也

謂四書文爲經義錯也試士經義有兩法以口問者曰口義以筆問者曰墨義皆就經策題而解其

義如釋詁釋訓類此明經之法今無是也

謂四書文為制文制藝錯也制文制藝者天子自為策制以試士名為制科又名為大科其科自西漢策賢良文學以後沿隋唐及宋累累不絕如宏詞拔萃直言極諫等與進士明經諸科相間舉行惟元明兩朝八比興而制科遂絕凡舉孝廉舉方正皆止薦辟並不策試是制文以八比廢而反謂八比是制文是指畫作夜真大夢也

且謂八比是宋王安石所造錯也安石變法但去詞賦祇用經義且以詩書周禮三經自造訓詁使經生誦之以之作文謂之三經新義何嘗有八比之名八比之法見于史冊乃忽造安石八比文居然行世豈非笑話考元朝變法時用王耕野名克耘者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其法自破題接題小講一名冒子後有官題又有原題于是有大講即中比也然後有後講亦名餘意即是後比而其最要者又有原經亦名考經使經文來歷明白乃又有結尾專以己意斷傳註之誤雖與今世所行者稍有出入而其法不變乃以元王氏為宋王氏以元延祐法為宋元祐法真夢之夢也

然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註而其就註義以作八
比又無一不錯人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
錯朝廟錯邑里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
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嘗錯喪祭錯禮樂錯刑
政錯典制錯故事錯記述錯章節錯句讀錯引書
錯據書錯改經錯改註錯添補經文錯自造典禮
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聖門錯真所謂
聚九州四海之鐵鑄不成此錯矣

聖天子知其然已于甲辰丁未兩科直廢八比而惜
諸臣依徊無能為仰承之者以致因循有年仍還

故轍然猶特頒

敕諭搜天下經註之與學官異者悉收入祕府其
神鑒卓然深知學官經註有誤如此康熙丙戌子東
還草堂以年踰八十不能著書兒子遠宗偕兒子
文輝從京師歸與門人張文彬文楚文蘆兄弟輯
予經集中有為四書註作駁辨者合之作正事一
書先正其名物文藝禮制故實而闕其義于有待
以為義煩而事簡第正其簡者且又不盡其刊正
之力謂之括略而惜其陸續補綴無經紀也按八
比最重莫如原經結尾二法專以已意考經而斷

經註之差謬如前朝浙試有君子務本題結言據此則本安得訓作始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是也第其後曲護經註者謂結尾詞費易藏關節遂隱相遺落而順治辛丑既已定功令而並復之夫復之則仍可正錯矣業遵功令復八比而即以八比之復結尾者正經註之錯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因取正事一書而條理之而遠宗文輝仍赴京師三張兄弟以備書散去老病臥床日呼兄孫能書者口授而使記之題之曰四書改錯離騷曰固時俗之工巧今倘規矩而改

錯解之者謂俗固多錯然背規矩而改之則雖改亦錯吾之題此正恐改者之仍有錯也他日皇上南巡當躬進此書以句聖鑒否則藏于家以俟門生兒子之入獻焉康熙戊子某月日

張文彬二監 張文楚南服 張文鶯林風
文輝充有 遠宗述齋 詩耑 原輯

人錯

柳下惠

論語柳下惠魯大夫食邑柳下
孟子子柳下惠居柳下
四書改錯

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益都相公言

上幸南書房問諸詞臣論語柳下惠註云食邑柳下孟子柳下惠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解眾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定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但註書者不應兩書兩註自矛盾耳

古以食邑氏惟畿內王官與大夫之就食其地者如芮伯樊仲原同屏括類惠不然也若公族倅貳或食副田或食公邑皆不得以食邑為氏祇所居

偶異如仲遂以仲而氏東門南宮敬叔以仲孫而氏南宮類則以居為氏容有之向謂惠有兩字左傳稱展禽則字禽國策稱柳下季則字季一是二十字一是五十字今知兼有二氏本是展氏係公子展之後而又氏柳下一是以字氏一是以所居氏也若趙岐註柳下是號不是氏則必如後世陶潛以居有五柳稱五柳生者恐又不然

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公叔文子並不名公孫枝據春秋傳本名公叔發即

禮註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則
或又名拔然亦舍此無他名者若公孫枝則秦大夫
也秦穆公時曾薦孟明伐晉傳稱為子桑之忠子桑
枝字也且其人有名即國策亦有求平豹公孫枝于
晉語又且論語子桑伯子鄭玄以子桑字同直欲以
公孫枝當之見註疏豈有春秋名大夫而可錯認其
人如此

註疏古本孔安國註作公孫拔此據世本衛獻公
孫公叔拔者今監本反改枝字相傳明代國學生
有罰修註疏壞板者以枝拔形近陰改拔作枝以

附會朱註至今莫辨矣吳門何屺瞻為

今皇上欽取進士曾于文評尾深咎常熟毛氏重鏤
註疏板亦陰附朱註改拔作枝為之嘆息始知
聖代儒臣早有能辨訛者徐仲山日記曰漢世博士
陰改經字以就已因之熹平中詔蔡中郎寫經勒
石樹之鴻都門以示刊正今且奈之何

曾西

曾子之孫

曾西曾子之子非孫也經典序錄云曾申字子西曾
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其

人真能行聖門之學者其所以字西以申枝為西方辰與楚鬪宜申令尹子申皆字子西並同

子西

子西楚公子申

子西鄭大夫公孫夏也夏為鄭公子駟之子與公子國之子子產本兄弟而互執國政其在當時原有同事得失比較優劣雖其人不及子產而頗著名字故或問及之此漢儒馬融所指定者惟何晏無學以楚申字同故妄作異說而註竟以為實然錯矣春秋時人罕道楚事者况論人當辨時地比方時賢定不出

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隔未得連類又且事久論定苟欲上下亦必進求之定哀以前風徽未沫可加論騶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定之况楚有兩子西兩公子申僖廿八年司馬子西帥楚左師與晉戰成六年公子申以申息之師救蔡與晉戰當時猶無知者今此子西不通中國至哀十三年夫子春秋將絕筆然後有楚公子申伐陳之文見子簡書或人何由知其入而與百餘年前之管仲子產同年而語真夢話也乃註引其三實事一以立昭讓國事為或問之據二以沮用孔子三以名白公致亂為彼哉之據則尤夢

之甚夫立昭讓國畏強慮禍在子期子閻皆能之原
不足道且其事秘祇見楚策書未嘗遍告列國有簡
書之布也若沮用孔子在孔子厄陳蔡末年而召白
公以致亂掩面被殺則其時孔子已卒而乃以身後
之事而預為論定夫子雖神聖焉能有此

張文楚曰大全吳氏謂鄭子西在鄭未嘗當國不
宜與子產並問此直不讀書之言據襄十年盜殺
子羽子國時子西與子產同出討賊後鄭人以子
西子產之故求盜于宋而宋與之十五年鄭伯伐
齊則子西與子展守國十九年子展子西共攻子

孔殺之則子西聽政子產始為卿二十四年晉徵
重幣子產寓書子西以告晉執政鄭伯朝晉則子
西相之二十五年子產伐陳子西復伐陳二十六
年鄭伯歸自晉子西聘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及二十九年鄭
大夫盟于伯有氏然明曰政將焉屬裨諶曰子西
卽世必及子產是子西先子產聽政而子產繼之
且同時有名或人之問正在于是而反謂其不聽
政不宜問亦錯矣特二子名位不大遠而以論其
人則彼此逕庭耳

曹交

曹交曹君之弟也

戰國無曹國焉得有曹君之弟此是曹姓而交名者
系出顓頊之後其曰得見鄒君正以鄒亦顓頊後與
曹同姓故也若謂曹君弟則春秋哀八年宋已滅曹
至十四年宋向魋入曹以叛因是時以曹作宋邑故
桓魋得據而叛之是曹在春秋已亡而謂孟子時有
曹非又錯耶

文輝曰戰國鄒本春秋邾國魯穆公改邾為鄒系
出曹姓為顓頊之後見孟子題辭

孟施舍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

魯有孟施少施氏係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孟固非姓
施亦非發語聲也凡發語俱在首字如勾吳於越類
未有發在第二字者第二字即非發矣若其或稱孟
氏雖複姓亦有之如左丘明亦稱左氏孟孫氏亦稱
孟氏一例

子禽

子禽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

從來說書並無言子禽是子貢弟子者或人之說不

知所據前儒謂此係錯讀註疏所致鄭玄註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謂子禽子貢皆弟子也而子禽讀子貢不讀此錯之頗可怪者

桓公 子糾

程氏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管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不可同世之離也若許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

此則有礙聖學不止錯者聖人言為世法况大節所關豈有無故可輕許一人且厚抑一人者大抵夫子

本意謂國亂君亡之際羣公子在外能先入國者即是定亂且即是反正之君原無賢愚無貴賤無長少故公羊于春秋書齊人殺糾謂糾貴桓賤罪桓之篡弑而穀梁以糾長桓少責魯不能庇糾而殺之雖均非正義然尚順從其長少無顛倒者至仲之可不死且可事桓則公子諸傅等于僚屬雖略分主友而全無君臣之分與唐王魏之可從太宗正同乃子不明言其意而但揚仲以抑忽則以聖學重事功故力作提撕以警聾聵此與子貢問士之誑言行信果為小人子路問成人之斥見危授命為今之成人三章一

例。宋人守華山之教專于為已與聖學適相反且又過憎子言為有病因造作故事顛倒糾桓兄弟長次謂桓是兄糾是弟故仲可事桓若糾兄桓弟則聖人此言實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似唾罵太過夫同一羣公子而兄可定亂弟不可定亂兄當有君臣弟不當有君臣已屬不通况糾桓長次自春秋三傳史記漢書外其見于他書如莊子荀子韓非子尹文子越絕書說苑類無不曰糾兄桓弟糾長桓幼即管子亦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祇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是淮南王

兄忌諱故稱殺兄為殺弟此在韋昭已明註其下無容錯者而乃洵口唾罵不知其據是昭書與否即或據此而有礙聖言亦當稍加審慎乃全無顧忌不讀春秋不考本事并不查周秦以後論列文字公然顛倒曰桓公兄糾弟名為補救而實所以入夫子之罪若云疎忽則諸書皎然何容疎忽若云有意則非聖之責恐凡為聖門之徒者難嘿然矣若王魏之辨別見講錄第五卷

張文彬曰程子桓兄糾弟之說又據春秋書法謂桓公則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

卷一
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
此更强詞少理者據書公伐齊納糾謂齊之糾也
若小白入于齊不書齊將誰小白乎此與蔡殺其
大夫公子燮又書蔡公子履出奔楚同履非嗣子
又不當有蔡國其書蔡以無所繫耳至糾不書子
以非嗣子則下文卽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已書子
矣乃又云罪魯之故則以罪魯故而又使子糾爲
嗣子豈可通也

南容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緇又名
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南宮适

卽南
容也

此合南容南宮适南宮緇南宮敬叔四人爲一人如
此則其註名緇名适下當註曰又名閱以春秋大夫
之名明見策書者而反不之及是爲失註論語記者
兩記南容當改子謂南宮敬叔南宮敬叔三復白圭
以論語書例凡春秋大夫皆稱諡如孟懿子孟武伯
孟敬子類而此獨稱字是爲失書例向怪家語以南
宮緇爲南容孔安國以爲容卽南宮适史記索隱又
謂容卽南宮敬叔疑諸說必各有錯而此則又合衆

錯以爲錯者按容與公冶長並列其名與地皆不傳
王肅論語註稱爲魯人此因檀弓家語皆以容爲南
宮緇故云若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緇之行而檀
弓謂南宮緇妻夫子因其姑喪而爲之誨鬢似是兄
女且緇名而容字則炭容義合此是一人庸或有之
然當註曰南宮姓不當註居南宮敬叔居南宮若容
則祇是舊姓如南宮毛南宮長萬類無南宮可居也
若南宮适則不知何人弟子而已而至于敬叔則風
馬之甚孟皮爲夫子庶兄微且有疾焉得與孟僖子
聯婚姻之親卽姑喪誨鬢亦大不合敬叔妻姑則孟

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從誨之
况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若謂懿子敬叔曾
學禮夫子可妻兒女則僖子遺命如此其在策書與
諸書並未嘗曰二子來學觀家語史記凡弟子姓氏
並無懿子敬叔可驗也况妻女一事有萬萬非敬叔
者若是敬叔則初疑子謂南容失記事之例今且疑
子謂數語是夫子失詞敬叔公族非大夫卽大夫之
貳謂之國倅未嘗以邦之有道無道定廢不廢也若
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在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
言戮甸師者而謂及此

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
孔子戒以謹言事雖其事或有之然與容無涉註于
三復白圭章又曰事見家語則遍查家語並無蹤蹟
揣其意不過以謹言與復白圭相類可合容敬作一
人耳乃近人作四書考者附會朱註直引家語文而
增其下曰敬叔歸乃三復白圭之詩嗟乎此非焚書
乎。

章大來曰家語孔子三十五歲敬叔請于魯君從
孔子適周計之當春秋昭廿五年是年僖子方卒
恐未可適周且昭公已出奔安所得魯君請之若

史記適周及魯在昭二十年則敬叔生于昭十一
年才十歲耳世無十歲能適周者此皆當闕疑之
事

南宮敬叔

孟懿子之兄

然且錯之又錯仍顛倒人兄弟忽以敬叔為懿子之
兄據春秋傳孟僖子會祫祥時有泉丘女同僚女來
奔懿子敬叔皆泉丘女所生懿以長自養敬以幼使
僚女養之其後懿以長襲敬以幼不襲此開卷便曉
者乃又作顛倒以為有據則竝無一據以為有意則

糾。兄。桓。弟。將。藉。以。立。說。或。者。有。意。此。何。必。有。意。以。為。過。誤。則。論。語。載。人。兄。弟。有。幾。而。一。誤。尚。可。再。誤。真。不。可。解。且。朱。氏。倡。格。物。窮。理。之。說。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以。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此。或。未。之。考。乃。明。諡。敬。叔。而。不。知。叔。之。為。弟。則。併。理。亦。不。可。問。矣。

箕子

紂諸父

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不知為父為兄。惟馬融王肅謂紂諸父服虔杜預謂紂諸兄。竝無確據。故孔安國註尚書微子及洪範尚不能定。此安能定之。

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

魯樂官名

太師摯八人。非魯樂官。周禮王大食三侑。諸侯無之。白虎通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魯安得有四飯。官且定哀策書。竝無魯樂官。竄四方事。惟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列之。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註曰。此紂時樂官。鄭玄謂平王時人。非也。又漢禮樂志載泰誓舊文。亦有樂官師瞽。抱器奔散語。則紂時人矣。或曰。史殷本紀。周本紀。皆有太師少師。抱樂器出奔之文。然太師名疵。少師

名疆此摯與陽當是疵與疆兩音相近之訛容或有之詳見後故事條

左丘明

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此惑于程氏而又錯者孔安國曰左丘明即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復纂異同為國語而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又親見夫子與公穀傳聞不侔其

曰親見正謂丘明與孔子同時而曰好惡與聖人同則專指論語左丘明耻之語也自唐人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謂論語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不似是作左傳者要是妄語而伊川襲其說遂謂古之聞人夫事有明明可據而反故舍之以取矯異又何必然

仲弓之父

仲弓父賤而行惡父之惡不能掩其子之善

仲弓父無所考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漢王充作論衡直謂是伯牛則以伯牛名犁其稱犁牛直指其

名與字言此固無他據不足道者但史記稱父賤家語加以不肖則必其人多可議者然未云惡也惡則甚矣或曰不肖即惡則字書以不類先人為不肖孟子丹朱不肖是也若中庸夫婦不肖則祇以不能言正義謂不肖勝愚故王制云簡不肖以紂惡不肖者但簡飭之已耳惡則斥之矣是惡與不肖明有分別况以先賢之父生數千年前即所聞異詞亦宜倖邀寬典而反改文以苛之此何意耶

告子

名不害

此見趙岐註而又錯者正義云盡心篇有浩生不害趙疑即告子因謂告子姓告名不害浩生其字也及註浩生不害則又曰浩生姓是告子一人不害又一人趙已自矛盾矣此又焉得取其矛盾者而反為合之

吳孟子

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此又錯者止稱孟子則宋女子姓今日吳孟子猶宋女子姓乎春秋書孟子卒是諱之論語稱吳孟子猶諱之乎蓋魯祇稱孟子當時故加以吳字其曰謂之

者謂魯人謂之也。此與坊記所云猶去其姓而曰吳同意。若謂昭公自諱使若宋女則昭公未嘗加吳字錯矣。

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為堯號也

孟子焉能為堯號。史本紀帝摯崩弟放勳立與舜名重華禹名文命並同故大戴五帝德篇帝堯高辛氏之子名放勳帝舜橋牛之孫瞽瞍之子名重華按楚詞有云就重華而陳詞屈原則何因而為舜號乎若文命則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而禹貢即曰禹敷土

商頌亦曰禹敷下土方。惟文命禹名故文命之敷即禹敷也。此非故為號矣。若臯陶謨允迪厥德非臯陶名又非史臣贊詞直臯陶自言然而解者云堯舜記事臯陶記言一何明了。故孟子善讀書直稱放勳曰放勳乃殂落斬截以呼帝堯此無容他註者。若謂放勳贊詞則史臣開卷先贊二字一如後人題棹楔例不又笑話乎。

子桑伯子

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孟之反

魯大夫各側胡氏曰反即
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子桑伯子何以知爲魯人若謂是子桑戶則在論語
無戶字在莊子無伯子字何以知爲即此人鄭玄嘗
曰此是左傳秦大夫公孫子桑世猶非之曰伯子何
居今但據子桑二字則莊子尚有子桑扈將爭之矣
若孟之反則莊子是子反非之反且並不名側此但
如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安國曰之反魯大夫
名側始不錯耳

張文獻曰莊子原不可據若伯子之反則在莊子
亦不曾援論語春秋傳名直胡氏強合者外氏任

達凡歌曲樂喪原是寓言如子桑戶死子琴張爲
臨喪倚歌此必無之事考春秋傳衛宗魯死于非
命琴張尚欲以禮弔豈有無故反樂喪者若之反
不伐正係公族守禮一大節目當時孟懿子既不
在軍祇孟武伯帥右師而旣而奔者即右師車也
策馬一言不過守庶倅受過之禮與尚書不伐意
合乃比之上德不德之異教即寓言亦豈有此
虞仲

虞仲即仲雍與泰
伯同竄荆蠻者

仲雍是虞仲之曾祖虞仲是仲雍之曾孫此豈可錯

者仲雍本太王子同兄泰伯窳吳泰伯已奄有吳國而無子仲雍繼伯為吳君已三世矣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仲雍曾孫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即封之吳為泰伯後而別封其弟仲于虞以繼仲雍漢志所云封周章弟中於河北之虞中即是仲則是仲者其名虞者其封國號也猶之蔡仲封蔡為蔡仲秦仲封秦為秦仲也仲雍不封虞何虞仲矣特春秋晉滅虞時宮之奇有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似以虞仲指仲雍者因之史周本紀亦引泰伯虞仲語而漢地理志遂有錯註不知左傳所云謂虞之封

國其子同姓在太王之昭一輩正指虞不指雍猶伯禽封魯而傳稱魯衛毛聃為文昭指魯國不指魯公也但其稱逸民者以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間作隱居事耳不然雍與伯同窳荆蠻且同相繼為國君而舍伯取雍亦大不合如謂泰伯端委治吳而雍且斷髮文身以為君以是取雍則直逸君矣仲在隱居時故可逸仲雍君焉得逸耶

章大來曰漢志偶錯註而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有中雍即仲雍在武王未克商前又有虞中即虞仲在既克商後此固歷然不爽者

朱張

朱張不見經傳

論語考異謂釋文引王弼註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正義所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以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正謂此也考異係宋浚儀王應麟作今大全後亦載之

費惠公

惠公費邑之君也

邑宰原可稱公如春秋齊棠公楚申公類然終是都邑之君不過諸國大夫下一屬長耳何得曰小國之君且何得曰非惟百乘之家為然反于大夫有進等

也况費與成郟皆魯巖邑正三家所屬乃直駕孟獻子而上之錯矣按費本國名呂覽慎勢篇謂分國較大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無非以大使小以眾役寡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夫以封建大小較國勞逸而其首稱者曰滕費則費本春秋戰國間一有名小國惠公是國君非邑君也又費一作鄆或曰卽嬴姓伯翳之後本附庸與顓臾鄒邾同類

白圭

白圭名丹周人也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僮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術施之國家也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四書改錯

三

按此白圭名丹字圭不知何處人趙註疑卽史貨殖傳所稱白圭者因註曰周人且微以貨殖省賦稱之而集註遂明引貨殖傳以實其人然又錯矣傳稱圭本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于是天下言治生者皆祖白圭乃韓非又云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其逮孟子游梁時已七十餘年國已更三君向之初爲侯者今且進爲王而是人無恙尚能挾居積之術思以謀時賢而變國俗無是理矣且其人自稱曰丹未聞彼時之白圭以丹

名也此明又一人不得而強合之也

琴張 曾皙

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此兩事皆不可據者而偏引之莊子云子桑戶死子琴張臨喪而歌子貢往弔歸問曰彼何人者耶子曰彼游方之外而某游方之內外內不相及者則以子貢不識孔子不相及之人而猶是孔子弟子乎若季武子卒在昭之七年春秋書季孫宿卒是年孔子甫十七未知曾皙曾生與否且皙安得與季氏友此皆荒唐之甚者况本文言狂但言志行不相掩未嘗有

卷一
狂疾如所云也錯也

慎子 滑釐

慎子魯臣滑釐慎子名

慎滑釐卽禽滑釐。墨子所云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持臣之器以待楚寇是也。又卽齋滑釐。呂覽高誘註謂禽滑釐一氏。籥是也。古文禽與籥與慎。𦵏字形相近。又周禮註獸五歲爲慎。又云獸之可禽者爲慎。故舊儒謂慎子善兵法。正指禽滑釐言。若正義謂卽慎到。趙人齊稷下客與孟子同時。則不然。慎到本名家者。流劉向會定慎子有四十二篇。不善兵

法。且諸書無或言慎到師墨翟者。

張文齋曰：莊子天下篇既列墨翟禽滑釐而又列宋鈞尹文子田駢。慎到于其後，則到與滑釐非一人明矣。且禽滑釐學于墨子，索盧叅學于禽滑釐。諸書皆有之，而獨無慎到。近作四書考者謂慎子名到，魯人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則又降而與索盧叅等矣。此尤無據之言。

宋輕

宋姓輕名。按莊子書有宋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宋輕卽宋鉞輕與鉞字音相同此不必疑者故荀子非十二子篇中及宋鉞唐楊倞註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與鉞同口莖反

申詳

子張之子

申詳子張子見檀弓註然以顯孫氏之子而改姓申舊猶疑之况此是詳字不是祥字故趙註但稱賢者安得謂子張子也

癰疽

瘍醫也

此亦錯者瘍醫在天官職以下士爲之禮註稱王臣受天子策命與庶人在官大別况醫多有名如國語醫和左傳醫緩卽賢士大夫尚相敬禮何得以偶然主客爲孔子諱又且瘍醫所掌有頭創身瘍金傷跪折諸症並不專以癰疽爲名此二字非官名非人名又非醫名實誤文之顯然者考雍本是姓系文王子雍伯之後如雍糾雍太宰類此孔子所主當是雍渠卽史世家所云靈公與南子同車雍渠參乘孔子爲次乘者以此人係靈公嬖幸與彌子等且與孔子因

緣故。禰子直邀其主已。而當時亦并傳有主渠一事。乃劉向說苑載孟子文作孔子主雍睢以渠睢聲近訛錯。而趙岐註壁中本則并訛睢爲疽。于是七篇之本始將雍渠二字盡變之。而爲癰疽。此蹤跡之實可。按者不然。衛靈時無雍睢。而劉向輯內府書又並不見趙氏壁中之本。乃忽有雍睢一名。謂非雍渠之轉訛不可也。近無學者一見說苑便謂雍睢是本名。反將史記雍渠亦改作雍睢。則大錯矣。此不可不辨者。張文獻曰史記報任安書衛靈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此亦史記雍渠非雍睢之証

盜跖 蹠

同 蹠 跖

跖蹠固同字然。跖蹠是誰。並不註明。俗師講孟子動輒以柳下惠之兄當之。按春秋內外傳及魯世家。柳惠即展禽。爲公子展之後。春秋無駭始賜氏者。並未。有展族名跖。又名蹠。爲柳下兄也。且惠氏柳下。或云食邑。或云居址。此惠所創。氏固非展族所得。通即或仲遂氏東門孟孫闕氏南宮後得承氏。然子姓可承。跖果是兄。安得承弟氏。氏之况此係莊生寓言。莊以爲人性不善。雖聖人不能挽回。故借孔子柳惠以造此故事。夫以莊廿六年之柳惠距孔子定哀百有餘。

四書改錯

歲而相為主客此是說夢而以溥天下開眼之人而
共入夢中可乎考古大盜皆名曰跖與狡女之稱西
施毛嬙竝同故此有夷跖有舜跖又有堯跖跖之犬
吠堯是也有跖有蹠然又有躄賈誼傳謂跖躄廉是
也蓋跖與蹠躄總是足胠係人體寂下之名而李奇
漢書以蹠為秦大盜丁度集韻又謂跖是秦盜躄是
楚盜然總是盜號則此當註曰跖蹠秦楚間大盜通
稱乃姑置不問一似舍柳氏別無跖者註書何為
張文釐曰人有名有稱章句開卷皆稱子程子不
知是何稱法據大全陳氏謂公羊傳有子沈子何

休註云冠子于氏上者著其為師也朱氏尊程子
為師故如此按公羊高世稱子夏弟子即公羊說
與春秋說題詞戴宏序皆云子夏以春秋傳公羊
高未聞別有無名之沈子作公羊師也且公羊文
以子冠氏上不止沈子如子女子子北宮子子司
馬子豈必人人皆其師又且桓公生莊公年竟自
稱子公羊子則以公羊子而師公羊子大無理矣
或曰何註所言師不是人師是經師之師如伏生
后蒼漢儒所稱有師承師說者然亦不通國語王
孫雄呼范蠡為子范子范蠡未嘗為經師也嘗考

四書改錯

二

此子字是同時同輩而親之之詞猶稱子大夫類
王孫雄惟有求于蠡故親蠡若何註則明作分別
有先師有後師有已師有他師先師者戴宏是也
後師者子沈子是也已師者同已之師子沈子子
公羊子子司馬北宮子皆是也他師者魯子高子
是也是後師為子後師而且與已同師者為子子
沈子者不過以後師而與已同師者耳而乃以親
之者而認為尊以後時之人而認作先時以偶指
經師而認作人師之師公然造一子程子而人之
誥朱氏者遂踵之曰子朱子非笑話乎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又晚晴稿

王培生公載較吳廷楨山崙較

四書收錯二

天類錯

王孫賈問章

天即理也

天解作理四書集註補辨之甚悉大抵宋儒拘滯總
過執理字實是大錯如中庸天命之謂性性註作理
而天又註理將理命之謂理自然難通况天作命解

四書收錯

每與理反。孟子莫之爲而爲者，理也。向使孟子聞之，亦必喟然若曰：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則孟子將勃然矣。况天是天神，又有天道。古今樂錄載樂有大壯大觀二舞，引論語惟天爲大而隋書樂志又曰：大觀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天原有神有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援天道以壓衆神。衆神者，室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于天，北徙朔方可曰獲罪於理，徙朔方乎。

張文齋曰：古無天理二字，其字起于漢博士之作。

樂記然實有用不得者。天官書有天理四星在斗魁間，名貴人之牢，卽天牢也。其官名天理，卽孟子所稱天吏。古臯陶作大理官，卽天理官。理與吏通字也。信此則理者天之獄，而可以釋天乎。且主客相告亦有詞例，縱曰得罪亦何至付獄吏也。此非夫子之言也，錯也。

北辰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邵子曰：地無石處皆土，天無星處皆辰也。朱氏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星不可無。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又曰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四書改錯

北辰卽北極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是也但此辰是星名不是虛位古尚書說北辰爲星宗司馬彪後漢志北辰星含元垂耀以統諸列宿故前人樂府有云上
有北辰星者其星在紫微宮中卽北極五星之一別名樞星極者中也樞者天體轉旋南北正軸之中樞也此其說在晉志竅明晉志曰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名曰北辰其紐一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是確訓若史記稱天極春秋元命包稱太極皆以太乙帝居當居所之名而下此且卽以北斗當之如荊州星占謂

北辰卽紫宮之天座所謂居其所者而後漢志註謂北斗是七政樞機其第一星名天樞所以居中運軸而拱衆星者雖皆是錯然總隸中宮皆得佐北辰而爲樞軸所用不甚遠也乃朱註據邵氏說謂天無星處皆辰夫辰有四解一虞書撫于五辰五行之時也一左傳三辰旂旗日月星也一月令乃擇元辰十二枝辰也一夏書辰弗集于房日月所會十二次舍也從無無星爲辰之說况辰本星名春秋外傳謂天之三辰其一是星而公羊諸傳且謂北辰是大辰大火亦是大辰豈有北辰無星大火亦無星者考周天家

四書改錯

所據原有張弓倚蓋覆盆轉轂諸說因之象天者相
傳爲周髀宣夜銅渾三名而銅渾最著朱氏所云北
極出天南極入地皆銅渾家法然銅渾所云辰極皆
以北極樞星作轉轂之準如張鏡觀象賦北監辰極
正指北辰一星蓋天下無無星而可以監之定標準
者晉志所云天之樞亦猶星經云北極天之樞星未
有以天之無星處立一門樞曰天之樞如朱氏所云
也乃朱氏亦自知難通又造一小星名爲極星在天
樞之傍可作記認夫此小星究是何星其在天官家
自黃軒唐虞三代秦漢以至北宋書府家自經傳子

史諸儒記詠五官算述以及金度玉衡雜子雜變並
不曾云天樞之傍有一小星可作記認者向使認天
樞耶則辰極虛位何處可認認小星耶則滿天小星
將擇何一星認之及觀其所據乃是同時沈括之言
夫括最叵信此直所謂鄉村撩天洛下閎者而以之
說經蠱惑五百餘年之人心而不知其錯真可嘆也
若譬如之錯見添補經文條

文輝曰沈括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
星在管弦上轉真無稽之談其云管窺極星者不
知是窺極抑窺極傍之星若窺極則極無可認必

認此極傍之星不能入管也若窺星則何以
知星轉弦上窺時既不見則所云後方見者又誰
見之况管窺之法不過以玉衡就璿璣一矚察耳
若弦上轉星則終夜矣從來天官家亦無終夜祇
管窺一處之理且極果虛位動不動總不可見乃
終夜瞠目專視此蒼茫而不可見之方寸有是事
否

千歲之日至

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

日至有兩至不止冬至即冬至亦不在朔日至是中

氣在望後無在朔者若朔日冬至則又不當在造歷
之始凡朔日遇至則必前是閏月以節氣移之望後
而後移中氣在朔如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
義謂去年十二月是閏月故也未聞造歷先置閏者
又且歷元有成歲推元之法有章首部首統首一章
二十歲有餘而推至統首即二千餘萬歲而猶不足
何得限以千歲此日至二字當如禮日短至日長至
春秋傳日南至日北至孟獻子言正月日至七月日
至兼冬夏有之大抵造歷在定至必先定兩至而後
兩分四時二十四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以次徐定

傳所云履端于始者謂求之日月五星運會之始也
舉正于中者即正中氣定日至也正猶尚書正仲夏
正仲冬也而後以餘分置閏歸餘于終焉是求故
始事致至中事而乃以置閏之終錯認作求故之始
既乖兩至復昧三首一言而數錯之矣致者推也坐
致推將來也凡言坐俟後之詞也千歲非一歲也

遠宗曰新唐書五代史皆宋人歐宋輩所作其言
造歷歷始即朱註所本然實杜撰非古法據堯時
造歷特敕羲和氏諸官考時置閏其分命申命祇
以冬至屬朔易未嘗屬歲首也且以日出驗朔且

中候未嘗較夜半也歷有三正而造歷者必據寅
建以或子或丑則四時不正故周正建子而其陳
幽風造月令仍用寅正今甲子夜半冬至則子正
也幾有本子正造歷而可以考日月定四時較分
至以正中氣者錯矣

張文彬曰趙註以日月所會為日至則又誤以辰
為至矣辰在朔至在望總不識中氣耳

地類錯

禹疏九河

日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日
胡燕曰簡曰潔曰勾盤曰鬲津

爾雅九河七曰絜結也。並非潔字。且大河本身亦併在此九名中。與三江九江不同。大河即徒駭也。乃錯絜作潔。似簡與潔本一水而錯分。故大河與徒駭本兩水而翻錯併者。自此一錯字而其徒蔡沉註禹貢直改絜作潔。翻別出大河而合簡河。潔河為一河。河名亂矣。按齊桓塞八河不及徒駭。漢成帝河隍都尉謂徒駭在北。是大河故道。而春秋緯亦云齊移河為界。而填闕八流以自廣。故八名盡堙。而徒駭獨在。以其為河身也。是安得又別出大河以亂之。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汝漢淮泗亦皆水名。據禹貢及今水路。淮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此言孟子之誤在禹貢誠有之。而在孟子時則不然。據云汝漢淮泗惟漢入江。而淮與汝泗皆不入。不當舉三水而盡注之。不知汝泗久注淮。三水竝通其所。與江隔者祇一淮耳。自春秋時吳伯黃池之會。但溝江及淮。而四水已盡通矣。漢志所云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是也。孟子據當時所見為言耳。註乃謂據禹貢及今水路俱未嘗通。則漢後大河南徙。往往引河作溝。與淮泗合。江淮與河漢無一不通。而猶謂禹貢

及今則及戰國之今已自錯若及趙宋之今則錯又錯也

華嶽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若不註明則止太華一山有偏倚矣按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嶽瀆鎮浸經典所最重之山豈可明見聖經而千載貿貿無一註者又爾雅五山其曰河南華河西嶽亦兩山對舉如此

漢地理志汧縣有吳嶽

子畏于匡

匡地名史記陽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既引史記即當註地名所在而此偏不註乃于卷首列史記世家有云適陳過匡則陳地矣陳焉得有匡因還考史記則云去衛將適陳過匡是史記本作衛地而朱氏刪去衛將三字致衛地變作陳地其引書之不足信如此然而亦非衛匡且謂夫子求援于甯武子以通衛君則甯武相去百有餘年豈有此理若莊子謂畏匡在宋則仍是寓言世未聞夫子一過宋而桓魋匡人兩微服者且虎則何由暴宋匡也不知此在春秋傳明明載之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不

假道于衛而穿城過之時虎實帥師令皆由虎出故得暴匡其後夫子過匡時顏刻為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則匡實鄭地矣顏刻即顏尅曾為虎僕彼缺城缺也琴操作穿垣虎入匡由此耳

舉于海

孫叔敖伏處海濱

此襲趙註而錯者孫叔蔣之期思人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其地與蓼近故楚莊滅蓼而虞丘相即薦于莊而舉之為相竝不曾伏處海濱此錯也然

而舉于海何也曰孟子明曰海非海濱也蔣蓼楚外國而期思又適當淮西之地水經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于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康以淮通海故也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至于南海正同蓋海不必在波濤間耳

宿于晝

或曰晝當作晝下同

或人所云此必少見多怪疑晝作邑名不類而意中又復有晝邑為素所知得故云實則齊有晝夜邑孟子宿晝邑國策齊襄王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一晝一

夜不錯也。且晝為齊西南近邑，正孟子去齊還鄒之路。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即戟里城。燕將破齊時，將以其地封王蠋者，以燕在齊西北故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晝？此註儘可省耳。

張文楚曰：一云宿于澶水。經注澶水注石梁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云澶中者，俗以為即宿留水。因孟子三宿出澶，為言按澶水即彰水東去臨淄城近孟子去齊之路，似乎可通。然澶何得訛作晝？必仍以晝畫形近先訛，晝作晝而後晝澶以字聲再訛，則大無理矣。

東夷之人也

在東方夷服之地
岐周地近畎夷

夷，裔也。邊也。東夷謂東一邊也。戰國分東西以關為界，凡關以東者皆謂之東一邊。若曰夷服則必禹貢所稱要服二百里夷者在甸侯綏一千五百里之外。將史記所云就時負夏在衛地，書所云造攻自鳴條在安邑之西者，皆不可通矣。乃朱氏不解夷字，然又曲護已說，于後文岐周特註曰：地近畎夷以為此亦夷服地也。殊不知呂秦以前凡夷蠻多在內地，獯鬻獫狁皆與周邑相隣，一如淮夷徐戎陸渾潞狄之

雜居者並非夷服至呂秦混一然後盡驅而出之界
之以長城而內夷始亡故其後漢武開疆如滇黔兩
粵俱雜獠獠而惟呂秦所開者不然舊以是為秦皇
漢武之優劣曾于此不識而漫以畎夷為西夷則舍
箕子朝鮮孔子所欲居之九國而反以萊夷之作牧
穀伯綏之朝魯者而謂之東夷不大錯乎若夫得志
行乎中國則中國即土中名誥所稱王自服于土中
者正對四裔言蓋中與邊裔對不對夷服也猶之齊
王請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與四境對不對齊外國
也

丘隅

岑蔚
之處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丘隅丘之陬也謂丘之曲處與
詩文丘阿丘側竝同蓋屋有四阿房有四隅山之隈
曲每類之故孟子虎負隅隅註山陬以隅即隅也若
岑則巖險不是丘蔚則木盛不是隅分觀瞭然

駢邑三百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
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駢邑三百不是書社三百書社謂里社之書版籍者
三百是三百社如魯以書社五百與衛楚欲以書社

七百封孔子類此邑三百當如左傳所云惟卿備百邑者其為邑即周官四井為邑之邑三百邑實一千二百井九千六百家而邑之以駢名者總是三百雖仲之為采或不止此而其奪伯氏者惟是數矣蓋邑名不同有千室之邑則合三十邑裁穀一邑有十室之邑則一邑又應分作三邑惟此邑以周制校則如此

國語三十家為一邑

轉附朝儻

二山名

齊無轉附朝儻二山故孫氏正義謂惟顧野王玉篇

有澗水出南陽在齊地而無山可考是必有誤子謂此當註未詳必不當強釋一字者嘗讀管子戒篇知此是齊桓問管仲游觀之事而管仲答之自始至末其文竝同孟子以傳聞而引此與鄭人使子濯孺子故事各出此固當兩存其說無庸辨正者乃據其文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原農事秋補不足云云則轉附朝儻與猶軸轉斛字形謬誤不知所解而欲核其何山何水得乎凡註經者必當有關疑未詳者正謂此也廣言補云予幼讀

師行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必有脫誤今其文曰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則義較出矣祖龍焚後耳目局促凡書之不容強解類如此

物類錯

蒲盧

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蒲盧爾雅云卽蜾蠃又名細腰蜂每取螟蛉爲已子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可以作人存政舉之証故家語載哀公問政章有孔子曰天道敏生地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

着待化句所以解蒲盧而着敏生句則不必以蒲盧承敏樹可知也乃改盧作蘆以蒲與蘆並未連文者而強爲連之不信諸經而信沈存中無學之一宋人亦已可怪及其作或問亦知理詘反曰此等瑣屑不足辨則指鹿爲馬無不可矣初不意以格物之儒說經而詞道如此

西河詩話韓偓安貧詩牕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

蒲盧言日影中見飛塵筆管中棲蜾蠃也唐人作詩尚讀書猶識蒲盧今人不識矣

匏瓜

卷二
匏瓜繫于一處
而不能飲食

此不止錯者何晏云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天下無植物能開口食者詩匏有苦葉指匏苦之不可食者爲言故國語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言但可繫以渡水而不足食便是不材蓋食物以可食爲材夫子之自論正如是也今日不能食已怪矣且又加一字曰不能飲昔人有無口匏之譏里巷刺謔闖者曰渴瓜豈瓜果饑渴耶

初疑註能飲二字或校讎有誤及觀朱子語類諄

諄謂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疑倍增矣禮祭射侯辭曰強飲強食非謂射侯能飲食也王粲登樓賦曰懼瓠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非謂匏瓜不能飲井井渫不能食瓜也蓋射侯惟不能飲食故強之懸匏渫井則兩不可食故惟恐其似之正論語解矣朱氏每事言理顧有理所必不解者觀其說孟子道性善云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性善何得分輕重且誰曾對言請薄海受經者能通此意而後許其解匏瓜之言

穀之始
生曰苗

苗不止穀凡草之少長者皆曰苗六書以草田為字
說文所云草生于田是也况此苗字并非草與穀之
名但以草之少長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觀本文以
秀而不實與苗而不秀對文則苗不指草劉昭曰論
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為早夭者
以止于苗也故少長曰苗如范史作章一王傳贊曰
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早夭曰苗如楊子法言曰育而
不苗者吾家之童此確不可易者

張文獻曰始生曰苗從來訓詁皆然惟此易作少

長嘗以問先生曰苗與天通禹貢厥草惟天註作
少長而凡少長而死者則又名曰天少長是天不
少長亦天剛與苗同苗非少長乎况草生于春而
少長於夏故夏田曰苗小雅東有甫草之子于苗
是也若始生則春田矣雖始生二字不事駁辨然
亦見學到廣地能隨在取正如此

棠棣中庸妻子
好合詩

詩小雅棠
棣之篇

詩是常棣朱氏改作棠棣此必偶見左傳趙孟賦棠
棣是棠字因特改此以示有學不知引文多別字原

不得據引文反改本詩况棠之與棣本是兩木並無合稱棠棣者小雅常棣逸詩唐棣皆是棣木而總名棣其分兩名者則常棣白棣唐棣赤棣即其實似李較小然亦分赤白爾雅疏所云子如櫻桃者則白棣實也陸德明釋文所云子如郁李今人呼麥李者則赤棣實也若棠則名杜杜說文牝曰杜牡曰杜爾雅疏則白曰杜赤曰杜而總名曰棠其實似梨而較小與棣不同自集註棠棣誤名一出而奉作金科至有呼郁李為棠反呼棠梨為棣者朱元晦不識字其害大矣左傳公賦嘉樂國語秦穆賦采木皆別字也向

使改假樂與采菽非經禍乎

張文齋曰采薇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註云常常棣也則棣可單稱常者常即是棣名何可以棠字亂之

麋

麋鹿之大者

鴻為雁之大麋豈是鹿之大乎四書集註補云據爾雅麋之種類有麋麋麋狄四名而非鹿鹿之種類有麋麋麋麋四名而非麋故舊稱麋陰獸冬至角解鹿陽獸夏至角解麋澤獸形大而角枝向後鹿山獸形

小而角枝向前截然兩分故周官以山足為大麓毛詩河麋註河湄即以麋鹿作山澤名若麋是大鹿則河麋者大大麓矣豈有此理

張文齋曰說文麋鹿屬从鹿米聲冬至解其角武悲切然又曰大曰麋小曰鹿初解之謂麋體大鹿體小猶郎瑛云澤獸形大山獸形小非謂同是鹿而分大小也及按說文原本則並無此六字豈又附會之徒增入之耶然滋懼矣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

深警之也

此則大關名教不止于錯所當急急救正者張南士曰古人罕譬曲喻皆有倫類儼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為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弑逆鮑牧斥先君豎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此真聖門之徒之言據包咸舊註原云犬能守禦馬能服乘皆養人者彼所不足者惟敬耳是以犬馬指人子言即何晏異說亦云人之所養乃至子犬馬不敬則無次別謂人之養人自妻孥僮僕以至犬馬雖所養不一猶必以敬為差等而

况于父母是何氏異說亦竝未嘗以犬馬擬親然而世猶薄何氏為無狀者以為此中意旨在夫子曾自解之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其所云能養者明曰養其親竝未嘗曰養小人夫子之自解不可沫也是以論語出孔壁後自漢晉唐宋讀論語者竝不敢稍有異解如晉東哲作補亡詩有云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則禽養親也唐李嶠為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言已不能如犬馬養也乃若馬周上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

施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謂父母已亡雖欲效犬馬之養而不可得也不意數千年共遵之包註而一朝改之以漢晉唐宋列代相傳必不可易之定解而一人忽起而更變之向使改之而善改之可也變之而可反不善以至于善雖變亦可也乃改包註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序而強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垂教與或疑犬馬焉能養人則包註二句已自明了且有未盡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則畜能養人從來有之蓋養不一端不止飲食

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未有孩幼能飲食親者。儀禮既夕禮。養疾。文王世子齋立而養疾。疾者不飲食也。檀弓事君事師皆左右就養。世亦無臣子弟子飲食君師之事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勿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槭棘。非餵飼也。

兩馬之力

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跡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

古車皆四馬。如四騏四駱四黃四牡。皆以兩服兩轡。

為度。惟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左傳陳成子以一車兩馬贈顏涿聚之子。今儼然城門豈有天子六馬。諸侯卿大夫四馬。大夫三馬。皆不行而獨士行者。又且乘車之外。凡戎車田車喪車役車無算。方欲張馬力以顯門軌。反不取多馬而取減馬。錯之錯矣。趙註兩馬是國馬。公馬國語國馬。行關公馬解賦。周禮牧人掌國馬馭夫。趣馬治公馬。必合在民在官者。而馬數始備。然則兩馬兩等馬耳。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姓稿

江發岷源
輅素公較

四書改錯三

官師錯

士無世官

士世祿而不世官
恐其未必賢也

如此則以世官為世爵錯之甚矣此士字該卿大夫
言當云但世爵而不世官古官與爵殊爵者在王朝
為公侯伯子男在侯國為公卿大夫士也官者在王

四書改錯

朝為三公三孤六卿及諸官屬在侯國則孤卿之為三官與諸屬大夫之為五官者也世爵為封建一定之制不可更易宋儒謬襲公羊說謂春秋譏世卿妄語也惟世官則易于專攬如三桓為魯三卿此不可易者然而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世襲之以致政逮大夫漸不可挽晉六卿俱然故五禁及之若世祿則但如公族子弟食公邑之采不惟無官亦并無爵豈可比較按春秋臯鼫之會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夫所謂五叔者謂管蔡成霍毛也管

蔡霍現有封國而成毛則各封畿內諸侯之地何嘗無爵而曰無官者正謂太宰司寇之官非所有耳然則世官世爵明有分辨况下文明云官事無攝苟世官是世爵則爵可攝乎

世祿

仕者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世祿即世爵而反以周官論秀法錯雜言之按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曰世有祿位也古祿以位行惟有位斯有祿故國語范宣子論死而不朽歷數先世之仕人國者叔孫穆子曰此世祿也然則世祿即

世爵矣。禮器王者有田以處其子孫。周官有副田祿。仕田此惟世爵者得食之。其不名世爵而變名世祿者。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世有采地。卽其人致仕後。與其子未仕以前俱得食采地。不另予奪。此是實錄。並無教而後官不官而後祿之言。

百乘之家

有采地者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四書集註補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凡再命之大夫皆然。未有百乘之家而祇稱有采地者。漢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

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不止有采也。

太宰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祇舉吳宋必以此二國在春秋傳有其官如吳太宰。嚭宋太宰華督。類不知此在列國亦俱有之。天子備六官。侯國三官。雖闕太宰。宗伯司寇而間亦增設如魯公子翬求太宰。類特不命天子不敢與三官稱命卿耳。况此專是吳不當及宋。雖列子有商太宰見孔子語商卽是宋。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司馬

卷二
三
之難夫司馬已為難焉得復有太宰往來之事此亦
祇識太宰宋官而附會成說者惟吳則哀六年公會
吳子卽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子橐臯與子貢語
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與子貢語則此太宰為
吳太宰豁公然可知若哀六年夫子適陳而吳來侵
之檀弓有吳侵陳陳太宰豁與夫差問答或者子貢
亦與語而必不然時夫子正當厄孟子所云無上
下之交者若有太宰知夫子聖人則不厄矣况檀弓
多叵信吳陳方對師而兩軍之中各有一太宰豁恐
未然也若越亦有太宰豁則卽吳太宰豁而降越者

特子貢亦使越而是時不使則止在吳不在越耳

益掌火

益舜
臣名

后稷司徒皆註官名此但註益為舜臣而不註掌火
由不識掌火亦官名也按趙註掌火火官卽火正而
左傳闕伯為堯火正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皆卽
此官朱註不識掌火于尚書命益作虞謂堯使益除
障翳禽獸未必使為虞官至舜而始命作官則不知
掌火是官名而又誤以烈山澤為虞官事兩失之矣

陽貨大夫

陽貨於魯
為大夫

陽貨並未為大夫其稱大夫者自有解說而漫曰為大夫錯矣從來三卿之臣有下大夫即是陪臣謂卿之陪貳也季氏司徒原有下大夫小宰小司徒二人陽貨必居其一者况邑宰家臣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郈邑大夫皆是邑宰若家臣則檀弓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春秋傳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則皆家臣也陽貨稱大夫職此之故而趙註朱註俱不識嗟哉

羿

論語羿有窮之君
孟子羿善射者也

此又錯者以為有窮君耶則不宜作善射通稱以為善射者耶則又不得專指作有窮之君豈有兩書註一名而如是鶻突者不知此是官名說文羿帝嚳射官其字以羽矢為義而加以弁聲故凡職射而以官為氏者皆得氏羿揚雄賦羿氏控弦是也則此註論語當云羿古射官名而其後多以官氏此羿者有窮后之氏也註孟子則直云羿射官名與下文大匠對見集註于大匠知註工師而不知羿為射官之師豈明彼暗此與

遠宗曰漢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
譽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羿
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亦云堯彈十日雖其事近
誣然以五帝及夏商皆有羿名則羿本官氏之稱
非人名字可知也孔疏亦曰羿不知何名

孔子為魯司寇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

春秋傳無孔子攝相事史記襲家語載入世家此不可信者唯定十年孔子隨公會夾谷策書有孔丘相語其所謂相即儋相之相周禮所云接賓曰儋詔禮曰相者是時以孔子為詔禮官如齊侯如晉晉士匄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自註錯引史記而經生不察皆云夫子曾相魯不可不辨

子華使齊

使為孔子使也

子華使齊正夫子為司寇時由求赤一齊仕魯由使治賦春秋傳所稱墮三都者求使宰財孟子所謂賦粟倍他日者赤使治賓客即此使齊是也是使齊正為魯使與下文原思為宰是一時事故一與粟一辭粟皆公家稍食兩可比較若解作為孔子使則俱不

合矣。夫子教學闕門，家無祿廩，安有藏粟可私授？至八十斛者，惟冉子為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一請一與，得以自主。若夫子之粟，冉子亦焉得主之？如謂冉子與以已粟，則不特冉子亦不當有藏粟，且銜已富，以矯夫子之郤，倍無理矣。古祿廩曰粟，此與原思九百俱是粟字。如夫子之衛奉粟六萬，孟子君餽之粟一類。

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註，每車有一乘，五庚計十車，共十五乘。故冉有以三分之一與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者。舊註包咸以十

六斗為庚，馬融以十六斛為秉，皆出聘禮記文。

下大夫上大夫

王制上大夫卿
下大夫五人

此王制兩文，上大夫卿是一文，下大夫五人又是一文集註引而合之。然兩皆錯者，上大夫不是卿也。春秋臧宣叔言次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下卿當大國之下大夫。是每國三卿之下，又有上下大夫。王制此文襲孟子卿一位大夫，一位文而雜以夏商之制，不可信者。雖卿原稱大夫，如詩三公稱三事大夫，魯季康子為宗卿，稱魯大夫。然卿可稱大夫，大夫

不。卽。是。卿。也。若。五。大。夫。則。並。非。五。等。大。夫。是。三。卿。屬。官。春。秋。所。云。屬。大。夫。者。故。限。五。人。謂。司。徒。卿。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卿。下。有。小。司。馬。司。寇。卿。下。有。小。司。寇。小。司。寇。共。五。人。此。不。知。得。升。公。朝。可。與。大。夫。共。朝。位。否。然。是。屬。大。夫。未。聞。侯。國。大。夫。止。此。五。卿。屬。可。以。該。之。况。上。大。夫。既。是。卿。而。下。大。夫。又。是。卿。屬。將。皇。皇。魯。國。並。無。一。正。大。夫。在。朝。位。亦。無。此。事。也。乃。俗。儒。附。會。集。註。謂。夫。子。是。中。大。夫。則。王。朝。六。卿。之。下。有。中。大。夫。侯。國。無。有。也。又。謂。夫。子。是。下。大。夫。則。夫。子。曾。作。小。司。寇。在。五。人。列。今。進。大。司。寇。儼。然。一。卿。猶。是。下。大。夫。乎。

按朝位在王國則孤與卿大夫東西異位而在侯國則惟卿與大夫分東西列以三卿上無公孤也然而三卿下不止一卿如魯以三桓為三卿作司徒司馬司空此正卿也乃或公子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為宗伯臧武仲作司寇則三官之外未嘗不仍備六官其不嫌與王朝埒者以所指名者止三官耳夫子司寇自當位三卿之下與眾卿列其與大夫言自以卿而與之言惟大夫有上下因之有閭閻侃侃之別乃謂夫子在大夫列謬矣若謂閭閻者必尊于已則卿與上大夫相去不遠且使樂成伯公父歎輦在大夫

列亦誰敢傲之

臣大夫

臣家

祇註一臣字則與大夫二字不聯屬勢必前家臣而後大夫春秋又造一書法矣古侯國三卿下有大夫五人稱臣大夫謂臣屬之為大夫者春秋傳魯有申豐季氏之屬大夫是也

委吏乘田

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據世家孔子嘗為季氏史料量

平註季氏者委氏之誤史者吏之誤即委吏也周禮地官有委人掌斂甸稍芻薪之賦凡甸稍中材木薪草及瓜壺葵芋諸物悉收而賦之以供祭祀賓客軍旅薪蒸炊燎蓄繡之用其事極委瑣故曰委吏委者曲也然必合甸聚稍聚而共相積算故曰會計即料量也若委積則別是一官但主給發而無所料量自鄉里門關以及道路之委積苟遇應給即給之其官名遺人地官所謂遺人掌邦之委積者與委人斂野毫不相涉不得謂委字偶同可妄認也

此為乘田而牛羊茁壯長正同周禮牛人有職人主
芻豢者職通作機杙也所以繫牛之物凡牧人掌六
牲牛人掌養國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其官最卑賤名
司職吏其又名乘田則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
若苑囿芻牧則囿人所掌祗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
羊亦並不芻牧安得又以苑囿與芻牧各自為職者
而合併以溷認之

張文釐曰應劭風俗通有太原太守委進即委氏
後以官為氏者史記稱委吏為委氏吏以此
來百工則財用足

來百工則通工易事
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如此則日中貿易兩相通羨以朝廷而與小民市販
九經掃地矣此來百工是冬官庀飭一大經制其所
云財即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所云用即
考工辨器用之用蓋工不一財不一用亦不一必木
工攻木財則得木用金工攻金財則得金用即以金
工言鳧桌段桃其工也金錫諸齊其財也削鐘量鑄
其用也他工視此

梓匠輪輿

梓匠人木工也
輪人輿人車工也
四書校錯

考工記凡工有六祇攻木攻金攻皮與設色刮摩埴
埴六名並無車工即攻木之工七已該有輿輪弓廬
匠車梓七名又並不別出車工在七工外不知集註
何據以木工車工分作二者錯矣按周制以輪人與
人與車人並稱各分其職雖輪輿亦統名車而車人
則祇司各車之長短曲直兼斧柯耜之制以與攻
木之工七人相等乃欲獨稱車工以推作輪輿之長
官並無此事或曰孟子凡稱人如弓人矢人函人匠
人庖人廩人類俱與周官相合此四工總是木工亦
總可稱人特不宜添一車工耳

校人

校人主池
治小吏也

校人並非主池治小吏周官司馬職以校人為掌馬
之官每六廐而成一校蓋校是連木作欄柅以閑馬
隊故軍校校獵皆以校名未聞畜魚須校者天官有
魚人月令稱魚師此主池治官不得錯也向作周禮
問謂周官多兼攝鬱人築鬱鬯人釀鬯而國語使鬱
人授鬯此以鬱人兼鬯人是兼官魚人掌魚校人掌
馬而子產使校人畜魚此以校人代魚人是攝官斯
為通論

周公使管叔監殷

武王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

周公祇使管叔監殷並無蔡叔霍叔其稱三監者不是三人謂三等監官耳考王制記商制有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原以三王官出監侯國而周制不然先以王朝二伯九州牧伯為監官之長然後設連帥卒正屬長三等監官分監于諸侯之國而自相統攝謂之三監周禮所謂建其牧立其監者不特連帥一人稱三監即卒正屬長亦稱三監猶之太師一公稱三公太保祇一輔亦稱四輔

不必有三太師四太保也是以監殷祇管叔而書序云三監叛祇管叔叛耳正孟子所云管叔以殷叛耳孔安國註書序不識三監官妄以管蔡與商當之夫商即武庚豈有武庚監武庚者况蔡叔並不監殷據春秋傳周公痛二叔之不咸及管蔡啟商基間王室諸語不過流言啟釁如尚書所云流言于國者故蔡仲之命但誅管叔而蔡叔則囚之郭隣春秋傳云蔡蔡叔蔡者放也若霍叔則并孔註亦不及者其後鄭氏作詩譜據蔡仲之命謂霍亦流言遂以霍代商竊補三數而周官周書并有周故實皆禍烈矣孟子此

書本是實錄且本文止一人何必又以三人添出之

既稟

餼稟稍食也又曰餼是牲餼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是也

餼廩一名祿廩地官廩人給稍食即禾米也若牲餼則有生牲腥牲二餼春秋傳謂之餼牽多作饗賓告廟迎師贈遠之用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忠信重祿

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

祿者錄也錄官以給祿自有定制惟親親無官故可重祿士儼然一官豈得獨重若謂士祿原重則班祿

無輕于士者舊註忠信之士得重其祿大抵王朝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獨士近大夫皆授事之官可以勞逸為進退苟忠君信國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所謂體其勞逸以勤之此即外諸侯同等而可益賚其土地之意

甯武子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甯武並無仕衛文時事春秋經傳皆無有而公然曰見春秋傳已可怪矣且此在周官自有官制世卿相襲必父老子繼春秋衛成元年在簡書尚有甯莊子

盟。句。之。文。其。父。尚。在。武。子。安。得。爲。大。夫。至。成。三。年。而。後。武。子。之。名。始。見。策。書。此。經。傳。甚。明。不。必。爲。朱。註。諱。者。近。嘉。興。陸。氏。新。刻。四。書。大。全。本。謂。春。秋。父。子。並。仕。甚。多。而。淮。安。閻。氏。附。會。朱。註。又。引。春。秋。傳。謂。鄆。陵。之。戰。欒。書。韓。厥。父。子。俱。在。軍。且。韓。厥。將。下。軍。而。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是。父。子。並。在。朝。也。况。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卽。爲。公。左。宰。焉。見。甯。武。必。不。仕。文。公。朝。乎。此。論。一。出。遠。近。卽。有。來。駁。辨。者。不。知。諸。所。引。據。皆。非。世。爵。相。繼。之。法。周。制。世。爵。父。在。必。先。定。繼。名。之。曰。立。暨。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卽。位。若。父。未。老。

死。則。立。亦。或。有。未。定。者。何。况。卽。位。但。世。爵。未。繼。早。有。散。仕。爲。倅。者。謂。作。父。副。貳。預。爲。私。家。之。散。官。周。官。掌。國。子。之。倅。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皆。是。也。故。季。武。子。立。悼。子。此。立。也。公。彌。作。左。宰。此。倅。也。其。後。悼。子。未。卽。位。卒。而。平。子。卽。位。則。公。彌。雖。隨。父。作。倅。然。並。非。大。夫。亦。可。知。矣。若。欒。氏。韓。氏。則。晉。成。變。法。倅。周。制。之。倅。而。別。名。爲。公。族。公。行。諸。官。大。國。三。卿。而。晉。設。六。卿。其。子。弟。皆。得。從。之。故。鄆。陵。之。戰。欒。書。子。鍼。爲。車。右。卽。公。行。也。魏。風。殊。異。乎。公。行。是。也。韓。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卽。公。族。也。魏。風。殊。異。乎。公。族。是。也。此。豈。

父子同時爲大夫者而以此爲証不特不讀論語春秋并三禮毛詩俱不讀矣且亦知韓厥子無忌終不爲大夫乎左傳韓獻子老將立無忌而無忌以廢疾辭遂立韓起則此公族官但是國倅何嘗是大夫况國倅亦應見策書甯武并不爲國倅謂爲大夫乎說見故事條

蓋大夫

齊卿之位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

明明稱齊卿且明日位不小而反行攝卿此何所據

况驩本右師古王國卿有太師少師侯國卿有左師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何得云攝揣其意必以蓋大夫爲邑宰名如郟大夫鄆邑大夫類皆屬家臣竟忘却驩是右師卽趙註後爲右師亦祇知離婁篇右師在後竟忘却本文齊卿之位四字總由不讀書不識大夫加邑名實有數等毋論王國大夫加邑號者便是內諸侯如祭伯單伯等卽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朱註直註攝卿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

蓋大夫作同時稱耳予乃舍大夫而稱右師宋向戌以右師而食采于合春秋傳名合右師則此直註曰蓋大夫卽蓋右師何不可焉

為諸侯憂

諸侯者縣邑之長

豈有邑宰縣長稱諸侯者大夫下有大夫諸侯下無諸侯也蓋流連荒亡何止臣屬憂卽列國亦當憂者吾卽以齊景事作齊景証左傳齊侯疾諸侯多使問疾者梁丘據曰今君疾病為諸侯憂則疾病尚為諸侯憂况他乎此恰是齊景事亦恰此四字

割烹要湯

伊尹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但引史記文而不註割烹則于本文二字仍未解卽史記亦未解考膳宰諸職總以備賓客燕饗喪紀祭祀諸大獻而惟割烹煎和司肆割而主烹煮者則專屬內饗所以掌王后太子之膳羞較庖人外饗尤為親近故當時謂之媵臣以內饗官與女侍等也不然後妃媵僕無及庖隸者而稱曰割烹何解矣又負鼎俎三字亦內饗職文王舉則陳鼎俎以待之皆可驗

